

黃帝內經素問注證發微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綱微卷之四

大明太醫岐伯文會脩庠生玄臺子馬時仲化註證

弟庠生馬茂馬葛馬森馬芸全校

通評虛實論第二十八

評論也。內論病有虛實之義，故名篇。

黃帝問曰：何謂虛實？岐伯對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此先明虛實二字之義也。言人非無故而實，以邪氣盛則實耳。邪氣盛者，外感也；非無故而虛，以正氣奪則虛耳。正氣虛者，內傷也。

帝曰：虛實何如？岐伯曰：氣虛者，肺虛也；氣逆者，足寒也；非其時則生，當其時則死。餘藏皆如此。

此舉肺虛一藏。其生死必隨乎時。而可以例諸藏也。肺主氣。氣虛者。肺虛也。氣逆者。氣上行而逆。則在下之足。以無氣而寒。故此肺虛而非相尅之時。則生。如春秋冬。是也。如遇相尅之時。則死。如夏時之火是也。餘藏虛者。其生死亦如此而已。夫帝問虛實。而伯先以虛爲對。未及於實也。

帝曰。何謂重實。岐伯曰。所謂重實者。有大熱病。氣熱脉滿。是謂重實。重平聲

此言病有重實之義也。大熱爲病邪氣甚熱。以後文寒滿而實。照之則此氣熱者。其脉甚滿。是實而又實。謂之邪氣熱也。非人之中氣也。

也實也

帝曰經絡俱實何如何以治之岐伯曰經絡皆實是寸脉急而尺緩也皆當治之故曰消則從溝則逆也夫虛實者皆從其物類始故五藏骨肉滑利可以長久也帝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何如岐伯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者脉口熱而尺寒也秋冬爲逆春夏爲從治主病者帝曰經虛絡滿何如岐伯曰經虛絡滿者尺熱消脈口寒滑也此春夏死秋冬生也帝曰治此者奈何曰絡滿經虛灸陰刺陽經滿絡虛刺陰灸陽

此節卽經絡俱實絡虛經實經虛絡實者而擬其脉體

決其兌生分其治法也。經者十二經也。絡者十五絡也。
虛者卽前精氣奔則虛也。實者卽前邪氣盛則實也。經
爲陽絡爲陰故經中亦有屬陰者而以絡並之則經皆
爲陽絡中亦有屬陽者而以經並之則絡皆爲陰。寸部
爲陽尺部爲陰急脉爲陽緩脉爲陰滑脉爲陽濶脉爲
陰。脉熱爲陽脉寒爲陰今寸部急而見陽是經實也。尺
脉緩而見陰是絡亦實也所謂經絡俱實也必其急緩
之脉帶滑則爲順而生帶滑則爲逆而死何也大凡物
類皆有虛實必滑澤則生枯澀則死非特脉爲然也故
五藏骨肉滑利所以其脉亦滑可以長久而生也若五

藏濶滯則其脉亦滯必不能長久而死矣何以異於物
類也哉其有絡氣不足經氣有餘是絡虛經滿也惟經
氣有餘故脉口熱唯絡氣不足故尺部寒春夏屬陽合
經與寸秋冬屬陰合絡與尺惟脉口熱而尺部寒故時
逢秋冬則陰氣盛而脉口不宜熱熱爲逆而死時逢春
夏則陽氣高而脉口宜熱尺中宜寒當爲順而生卽主
病者而治之何經有餘則駁之何絡不足則補之其有
經氣不足絡氣有餘者卽經虛絡滿也滿者實也唯絡
脉滿故尺部亦熱滿惟經脉虛故脉口亦寒濶春夏應
經與寸所以寒濶則死秋冬應絡與尺所以熱滿而生

不言治主病者。卽上文可以例推也。治主病者何如絡爲陰。今滑則灸之。虛則刺之。由此觀之。則大抵灸主於實。而刺則可補也。

帝曰。何謂重虛。岐伯曰。脉氣上虛尺虛。是謂重虛。帝曰。何

以治之。岐伯曰。虛謂氣虛者。言無常也。人虛者。行步恆然。

脉虛者。不象陰也。如此者。滑則生。澑則死也。

按平乙經作此虛脉之下。多一上字。尺虛。二者並虛為當。故

下文以氣虛尺虛脉虛為名。詳上文重實以氣熱脉澑為

重實。此節脉虛氣虛。尺虛為重虛者。非有理。不但尺

俱虛為重虛也。王氏以相當還以甲乙經為失。

此言病有重虛之義也。脉虛氣虛尺虛謂之重虛。氣虛者。真氣不足也。故脉動無常。尺虛者。腎氣不足也。故行

步愴然脉虛者。手太陰寸口所見之脉。按之不應。如此三虛。是謂重虛。若帶滑利。則生。否則。滯而死矣。帝曰。寒氣暴上。脉滑而實。何如。岐伯曰。實而滑。則生。實而逆。則死。

此言氣寒而脉實者。亦以滑爲生。而濁爲死也。帝言上文氣熱脉滿。已謂重實。必滑。則從滑。則逆。今者寒氣暴上。脉亦盛滿。與氣熱脉滿者異。其於滑濁逆從生死何如。伯言不問寒熱。止論滑濁。雖因寒而實。必其脉滑而爲順。則生。脉濁而爲逆。則死也。

帝曰。脉實滿。手足寒。頭熱。何如。岐伯曰。春秋則生。冬夏則

死

此卽脉證雜見陰陽者，而以時決其死生也。脈實滿者，是陽脉也。頭熱者，是陽證也。皆邪氣有餘也。手足又寒者，是陰證也。乃真氣又虛也。若此者，真邪不分。陰陽相雜，然春秋者，陰陽未盛之時也。正平和之候，故生。冬夏者，偏陰偏陽之時也。脉盛頭熱者，不能支於夏。手足寒者，不能支於冬，故死。

脉浮而濶，濶而身有熱者死。

此言證與脉反者死也。脉浮而濶，乃肺脉之應於秋者也。而身有熱，則火盛金衰，主死。此前後無間合之語矣。

爲錯簡也歟

帝曰其形盡滿何如岐伯曰其形盡滿者脉急大堅大濶而不應也如是者從則生逆則死岐伯曰所謂從者手足溫也所謂逆者手足寒也

脉字下端

此言陽病者當得陽脉陽證也身形盡滿乃陽病也脉口之脉急大而堅是陽脉也宜尺部則滿而不相應耳然必手足溫者是陽證也故有是脉有是證則爲從而生否則脉雖急大堅而手足反寒是謂逆而死也

帝曰乳子而病熱脉懸小者何如岐伯曰手足溫則生寒

則死。帝曰：孔子中風熱，喘鳴有息者，脉何如？岐伯曰：喘鳴有息者，脉實大也。緩則生，急則死。

此言孔子脉與病反者，復有他證可驗。病證俱甚者，復有脈體可據，而決其死生也。孔子而病熱，陽證也。而脉則懸小，是陽證見陰脉也。然手足溫和，正氣猶存，脉雖懸小，特未大耳，故可以得生。否則手足寒而死矣。又孔子中風發熱，喘鳴有息者，陽證也。脉當實大，惟實大中而緩，則邪氣漸退，可以得生。若實大中而急，則邪氣愈增，其病當死矣。

帝曰：腸澼便血何如？岐伯曰：身熱則死，寒則生。帝曰：腸澼

下白沫何如。岐伯曰。脉沉則生。脉浮則死。帝曰。腸澼下膿血。何如。岐伯曰。脈懸絕則死。滑大則生。帝曰。腸澼之屬。身不熱。脉不懸絕。何如。岐伯曰。滑大者曰生。懸濶者曰死。以藏期之。

此言腸澼之屬。有便血者。有下白沫者。有下膿血者。隨證隨脉而可以決其死生也。腸澼者。大小腸有所辟積而生諸證。故腸澼爲總名。而下三者爲諸證也。生氣通因而飮食將。脉橫解。腸澼爲病。所以亦用便血者。大便
腸澼二字。本漢陽明篇亦云。久爲腸澼。有等語。名腸風下血。有聲。前來者爲近血。中下純血。也是。胃亦有大。並後來者爲遠血。是心肺有火。今茲腸澼便是血爲陰。而下血爲陰證。若身熱則火。血。凡下血者是。

盛故主死身寒則火衰故主生其下白沫者非膿非血而白沫下行是肺氣受傷也然亦陰證之類故脉沉則生以陰證宜見陰脉也若脉浮則死以陰證見陽脉也其下膿血者赤白相乘氣血俱傷營氣形氣減府病形而謂之癥泄鄭經謂後世曰癥也然脉以懸絕爲死正氣不足也滑大則生正氣有餘也帝問凡腸澼之屬有身不熱則證不死脉不懸絕則脉不死伯言終當以元氣爲主故脉必滑大則生若懸滿則死某死者以藏期之所謂所見庚辛死者見于癸死肺見丙丁死者腎見戊己死者脾見甲乙死者是也

按脉訣云下痢微小者爲生脉大浮洪無瘡日今屢治此疾亦有滑大而生沉小而死者其懸滿之謂也

當以經言爲的也

帝曰。癲疾何如。岐伯曰。脉搏大滑。久自己。脉小堅急。死不治。帝曰。癲疾之脉。虛實何如。岐伯曰。虛則可治。實則死。此言癲疾之脉。得陽脉虛脉而生也。癲疾者。陽證也。故搏大滑。則陽證得陽脉。所以病久自己。若脉小堅急。則得陰脉。故死不治。然癲疾之脉。當有取于虛也。必搏大滑。中帶虛可治。若帶實。則邪氣有餘。乃死候也。脉訣云
病定瀆狂其脉實字保安吉才關尺部逐細時如此未
開人教得正與此大義相合又按張刺節論第十一節
則刺任藏有法又以靈樞癲狂篇考之則義無解謬矣

帝曰。消癰虛實何如。岐伯曰。脉實大。病久可治。脉懸小堅。

病久不可治。

此言消癰之病。得陽脉而生也。消癰者。熟證也。故脉實大。雖病久亦可治。若懸小堅。又至於病久。則益不可治矣。

林要精微論云。癰成爲消中。

帝曰。形度骨度脉度筋度。何以知其度也。

方盛衰論云。該有十度。脉度。藏度。肉度。筋度。俞度。又按藏脈有骨度。脉度。筋度。名而又有

經筋篇名。至於形度。則無之。今帝以爲問。而下文無答語。乃他篇

之錯簡也。

帝曰。春亟治經絡。夏亟治經。秋亟治六府。冬則閉寒。閉寒者。用藥而少鍼石。所謂少鍼石者。非癰疽之謂也。癰疽道不得項時回。

歌音轉入声

此言主時治病。各有所宜。而冬時則用藥而不用鍼也。
春時治病。治其各經之絡穴。夏則治其各經之俞穴。秋
則治其六府。冬則閉塞。但用藥而不用鍼石。所謂冬時
少用鍼石者。非謂冬時癰疽亦不用鍼石也。彼癰疽不
得頃刻挽回。若不用鍼石以篤之。則內爛筋骨藏府。豈
得不用鍼石哉。特謂他病則冬時不用鍼石耳。

癰不知所。按之不應手。乍來乍已。刺手太陰傍三痏。與髎
脉各二。拔癰大熱。刺足少陽五刺而熱不止。刺手心主三
刺手太陰經絡者。太骨之會各三。暴癰筋綵隨分而痛。魄
汗不盡。胞氣不足。治在經俞。病者肺破脢同

此承上文而言治癰之法有此三等也。凡癰疽痛無定所故按之不應手亦無定時故乍來而乍已當刺手太陰肺經之傍三瘡益肺經之穴在胷中者曰雲門今曰肺經之旁則是足陽明胃經氣戶等穴也刺瘡曰瘡三瘡者三次也。刺瘡者三則有其曰纓脉各二者亦以胃經之穴如人迎水穴在結喉旁一寸五分則是結纓之所故曰纓脉各二者左右各二也有等腋下主癰其體大熱當刺足少陽膽經之穴五蹻宜是膽經之淵液穴也。

腋下三十究究中舉得之餘三分禁末若刺之而熱不止當刺手厥陰心包絡經卽手心主之穴三瘡宜是天池穴也。

腋下三十乳後一寸

二分

三壯

又刺手太陰肺經之經穴經渠

三分

禁灸

絲絡

三壯

及大骨之會各三兩

半是手

足口陷中鍼

絲絡

六列缺

去腕上一寸半

二分

灸三壯

半是手

在曲池下兩臂解同有鍼

後陷中鍼三分灸三壯

有鍼

有鍼

有鍼

有鍼

等暴發爲癰隨其分肉筋綱而竊在外之魄汗出之不

盡在內之胞氣則不足而小便不通當治受患本經之

俞穴如手太陰肺經列缺爲俞之類也

接毒疽大義悉

有鍼

有鍼

有鍼

有鍼

有鍼

有鍼

有鍼

俞穴

在曲池下兩臂解同有鍼

有鍼

有鍼

有鍼

有鍼

有鍼

有鍼

有鍼

有鍼

有鍼

脊椎三可傍五用圓利鍼

去腕上一寸半

二分

灸三壯

半是手

足口陷中鍼

絲絡

三分

禁灸

絲絡

絲絡

此言治腹暴滿之法也

凡腹中暴滿按之不下取手太

陽經絡者胃之募也少陰俞去

八寸

半是手

足口陷中鍼

絲絡

三分

禁灸

絲絡

絲絡

陽經之絡穴支正

在手腕後五寸
鍼三分灸三壯

胃之募曰中脘是也

四寸上

又取足少陰曰腎俞穴者去脊十四椎間左右各開一寸五分共爲三寸刺之五瘡

此穴本屬足太陽膀胱經然曰足少陰者少陰也

當用圓利鍼以刺之卽靈樞九鍼論之第六

鍼也

霍亂刺俞傍五足陽明及上傍三

此言治霍亂之法也凡霍亂者刺上節腎俞之傍卽志

室穴也

刺之五瘡

十四寸共六寸推兩旁相去脊平各一寸

又取足

陽明曰胃倉穴

十二寸

推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三寸共六寸鍼三分灸七壯

及上有意

拿穴各三瘡

十一寸

推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三寸鍼三分灸三壯

此穴亦屬足太陽膀胱經然曰

足陽明者以
其為胃穴也

刺癰驚脉五鍼。手太陰各五刺。經太陽五刺。手少陰經絡傍者一足陽明一上踝五寸刺三鍼。

此言刺癰驚之法也。言刺癰驚之脉有五。其一鍼手太

陰肺經穴各五指乃刺其經穴經案也。寸口陷中鍼二分
尺二寸禁灸

其一刺手太陽小腸經穴各五指當是經穴陽谷也。接

灸聚英主癰疾手外側腕中鍼骨下陷中鍼二分灸三指其一刺手少陰心經絡穴

通里然謂之絡傍則是手太陽小腸經支正穴也。按鍼灸發

英主風虛驚恐悲恐狂鍼三分灸三指刺之者一痛而已。其一刺足陽明

胃經之解谿。按鍼灸聚英主癰五分灸三指其一刺足踝上之五寸

卽足少陰腎經之築賓穴也。

按鍼灸聚英主癩疾。鍼刺三分。督五呼。灸三壯。

之者三病而已。

凡治消痺。仆擊。偏枯。痿厥。氣滯。發逆。肥貴人。則高梁之疾也。隔塞。閉絕。上下不通。則暴憂之病也。暴厥而尋偏塞。閉不通。內氣暴薄也。不從內外中風之病。故瘦弱者也。蹠蹠寒風濕之病也。

高音同案八聲下同著著同蹠音甚師同
草從石義同也楚人謂蹠曰蹠蹠音波易日。或能屢又言楚國語云立無跛

此言凡治諸病者。皆當知病所由起也。肥貴人用膏粱之品。肥者令人熱中。甘者令人中消。故凡爲消痺。爲仆擊。爲偏枯。爲痿。爲厥。爲氣滯。爲發逆等證。由之而生也。

人暴時有憂者氣閉塞而不行。故凡爲悶寒爲閉絕。爲上下不通等證所由生也。人有內氣暴時上薄。故凡爲暴時而厥爲聾。爲前後一偏而塞。爲前後俱閉不通等證。由之而生也。然此皆從內而生。又有外中于風熱極肉消筋脉不利。故有爲瘦。爲留着之病也。其有寒有風有濕者。則又爲蹠爲跛之病也。

黃帝曰。黃疸。暴痛癲疾。厥狂。久逆之所生也。五藏不平。六府閉塞之所生也。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也。此帝亦言病有所由生者。皆從內而生也。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然各經脉氣久逆于上。而

不下行。則拂積于上中二焦。故爲黃疸。爲暴病。爲癰癧。
爲厥。爲狂。諸證所由生也。六府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
而不能消。五藏者。藏精氣而不寫。故消而不能實。五藏
本與六府相爲表裏。今飲食失宜。吐利過節。以致六府
不能傳其化物。而六府閉塞。則五藏亦不和。各病自
生也。大腸爲傳導之府。小腸爲受盛之府。胃爲倉廩之
府。今腸胃否塞。則升降出入。脈道阻滯。故爲頭癟。爲耳
鳴。爲九竅不利。諸證所由生也。

太陰陽明論第二十九

太陰者足太陰脾也。陽明者足陽明胃也。詳論脾胃病之

所以異名異狀

黃帝問曰。太陰陽明爲表裏。脾胃肺也。生病而異者。何也。
岐伯對曰。陰陽異位。更虛更實。更逆更從。或從內。或從外。
所從不同。故病異名也。帝曰。願聞其異狀也。岐伯曰。陽者。
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故犯賊。
風虛邪者。陽受之。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陽受之。
則入六府。陰受之。則入五藏。入六府。則身熱。不時。卧上爲。
喘呼。入五藏。則腹滿閉塞。下爲飧泄。久爲腸澼。故喉主天。
氣咽。主地氣。故陽受風氣。陰受濕氣。故陰氣從足上行至。
頭。而下行。循臂至指端。陽氣從手上行至頭。而下行至足。
故曰。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故傷于風。

者。上先受之。傷于濕者。下先受之。

更平聲

此言脾胃雖爲表裏。而其爲病。則異名異狀也。脾藏爲陰。胃府爲陽。是陰陽異位也。春夏陽明爲實。太陰爲虛。秋冬太陰爲實。陽明爲虛。是更虛更實也。春夏太陰爲逆。陽明爲從。秋冬陽明爲逆。太陰爲從。是更逆更從也。陽脉從外。陰脉從內。是從內從外也。故脾胃雖爲表裏。而其病異名也。如太陽病身熱不時。上爲喘呼。陰
具名也。下文之所謂病。滿開塞下爲飧泄。久爲陽消者皆
黑狀者。亦以此耳。帝以異狀爲問。伯言人身本與天地相參。故天在外。主色。夫地在內。主化。於天。人身六陽氣。猶天氣也。主運。於外。人身六陰氣。猶地氣也。主運。

子。內陽運于外者爲實。陰運于內者爲虛。故大凡賊風虛邪。陽經受之。飲食起居之失。陰經受之。則入六府而爲身熱。爲寢卧不時。爲上爲喘呼。皆陽證也。陰經受之。則入五藏。而上爲腹滿。消閼塞下。爲飧泄。久爲腸澼。皆陰證也。不唯是也。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主乎天氣。咽喉者。水穀之道路也。主乎地氣。此二語見篇無言唯通天氣。故受風氣。唯通地氣。故受濕氣。且足之三陰從足上行至腹。以至於頭。而手之三陰從藏以至手。是以凡陰經受病者。自下之行極。而復上行也。手之三陽從手上行至頭。而足之三陽從頭下至於足。是

濡樞要憲

以凡陽經受病者。自上之行極而復下行也。故凡傷於風者。必上先受之。以陽氣在上也。傷於濕者。必下先受之。以陰氣在下也。故觀陽經受病而胃之受病在其中。觀陰經受病而脾之受病在其中矣。病之異狀有如是夫。王註以陰陽興作更實更虛強入者非外不知此乃總論六陽六陰之理而脾胃自在其中也。

帝曰。脾病而四支不用。何也。岐伯曰。四支皆真氣於胃而不得至經。必因于脾。乃得病也。今脾病不能爲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氣日以聚。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不用焉。爲六声

此言有脾病者。四支之所以不能舉也。帝言脾在內。四

支在外然脾有病而四支不用者何也

靈樞經脉篇有平指足指不用等語皆言手足之指不能舉用也

伯言四支皆稟氣于胃而胃氣不能

自至於四支之各經必因於脾氣之所運則胃中水穀

之氣化爲精微之氣者乃得至于四支也今脾經受病

如上文膜滿閉塞飧泄腸澼之類則不能爲胃化其水

穀行其津液故四支者不得稟水穀所化之氣而各經

之氣日以衰微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四

支安得而舉焉

帝曰脾不主時何也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時

長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獨主於時也脾藏者常著胃

土之精也。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頭足不得主

時也。

長寧同主
著著同

此言脾之所以不主時也。

按曆法辰戌丑未四季之月
每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前

各土王用事十八日。一歲共計七十二日。由

土止二三月除十八日則木亦王七十二日夏主四五

六月除十八日則火亦王七十二日秋冬皆然故五行

五七三十五計三百五十日二五得十日共爲三百六

十日。一伯言脾屬土土主中央常以四季之月王十八

歲周參

日則脾主四時之四藏亦各十八日所以不得獨主一

時也。然胃亦屬土脾與胃土之精相爲依着唯土生萬物而法天地所以脾主胃土上下至于各經而不得專

主于一時耳。

帝曰。脾與胃以膜相連耳。而能爲之行其津液何也。岐伯曰。足太陰者。三陰也。其脉貫胃屬脾。絡嗌。故太陰爲之行氣於三陰。陽明者。表也。互藏六府之海也。亦爲之行氣於三陽。藏府各因其經而受氣於陽明。故爲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日以益衰。陰道不利。筋骨肌肉無氣以生。故不用焉。四爲字俱去声

此承上文而言。脾經氣於各陰。胃經氣於各陽。而脾必爲胃行其津液。故脾病者。所以四支不能舉也。接下三陰正指脾也。陰陽類論曰。三陰屬脾。下三陰指手足太陰少陰厥陰也。三陽指手足太陽陽明少陽也。豈以一膜相連而謂之不

能行其津液哉

陽明脉解篇第三十

詳論足陽明胃經
脉病之義故名篇

黃帝問曰。足陽明之脉病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鍾鼓不爲動。聞木音而驚何也。願聞其故。岐伯對曰。陽明者。胃脉也。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帝曰。善。其惡火何也。岐伯曰。陽明主肉。其脉血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帝曰。其惡人何也。岐伯曰。陽明厥則喘而慄。慄則惡人。

惡去声下俱同
愧鳥賈切

此言胃之所以聞木音而驚見火與人而皆惡也。陽明屬土。未能克之。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鍾鼓不爲

動者鐘鼓屬金。金乃土之子也。陽明主肉。其脉多氣多血。邪客之則熱。甚故惡火也。陽明氣逆則喘而惋熱。惋熱則煩。煩故惡人。煩擾也。

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岐伯曰。厥逆連藏。則死。運經。則生。

此承上文言。陽明厥逆。則喘而因明。其有生死之異也。蓋厥逆內連五藏。則邪入已深。所以至死。厥逆外連經脈。則邪尚在外。所以得生。未可以其喘而均疑之也。

帝曰。善。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日。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岐伯曰。

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終高也。帝曰：其棄衣而走者何也？岐伯曰：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也。帝曰：其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而歌者何也？岐伯曰：陽盛則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

此言腎病所以能終高而歌棄衣而走，妄言而罵者，皆以其邪氣之盛也。邪盛故熱，熱故陽盛，陽盛則三者之譖由於此矣。

熱論篇第三十一

首言熱病者皆傷寒之
病故曰以熱論名篇

黃帝問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間，其愈皆以十日以上者何也？不知其解。

願聞其故。對曰：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其脈連于風府，故爲諸陽主氣也。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雖甚不死。其兩感於寒而病者，必不免於死。故專之爲去声
則爲之爲平声

此承帝問傷寒之有愈有死者，而先舉大略以告之也。

帝言人傷于寒，傳爲熱病，故凡有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

水熱穴論帝問人傷于寒而傳爲熱何也岐伯曰夫寒盛則生寒也文此處王註以傷寒論中至夏變爲熱病之熱病淫解甚非益未有傷于寒而然有愈者愈不感熱病者非但至夏之熱病爲然也

必在十日已上有死者，死必在六七日間，其故何也？

伯言三陽者，謂之巨陽，卽足太陽膀胱經也。按五藏生成篇則手太陽

小腸經亦可稱爲巨陽但此篇則主膀胱經而言耳

乃諸陽經之所屬，其脉目睛

明而始上連于督脈經之風府穴。自頭項至背至足。凡一身手足陽經皆屬於此。故穴有一百二十六。真爲諸

陽經主氣也。

凡五藏六府之穴無非此經所屬

人之傷于寒也。自足太

陽而始或在本經。或傳陽明少陽。或傳太陰少陰厥陰。皆成熟病。雖曰死。皆在六七日間。但熱雖已甚。亦有不至乎死者。蓋就中亦有可汗可泄而已。此皆謂之不死也。唯兩感于寒而病者。則一日兩經受病。三日六經受病。所以其人必六日而死耳。下文乃詳言之。

而曰願聞其狀。岐伯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項痛。腰脊強。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肉。其脉伏鼻絡於目。故身熱

目疼而鼻乾不得卧也。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脉循
腸絡於耳故胃脇痛而耳聾。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
於藏者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脉布胃中絡于
嗌故腹滿而嗌乾。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脉貫腎絡於肺繫
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脉循陰器而
絡于肝故煩滿而嘔縮。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營衛
不行五藏不通則死矣。其不兩感于寒者七日巨陽病衰
頭痛少愈。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衰耳聾
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
衰渴止不滿舌乾已而嚏。十二日厥陰病衰嘔縱少腹微

下大氣皆去。病日已矣。

乾音干。噬音
卦變音帝

此承上文而詳論傷寒傳經之證。除可汗可泄而已者。其死皆以六七日間。其愈皆以十日已上也。人之一身。三陽爲表。三陰爲裏。其巨陽爲三陽。最在外。陽明爲二陽。在太陽之內。少陽爲一陽。在陽明之內。此三陽者爲表。其太陰爲三陰。在少陽之內。少陰爲二陰。在太陰之內。厥陰爲一陰。在二陰之內。此三陰者爲裏也。皆由內以數至外。故一二三數之次如此。義見陰陽別論。人之感邪。自表經以入裏經。方其始也。先感于皮毛。而不去。入舍于孫絡。器而不去。入舍于絡脉。器而去入舍。

大義見皮部論調經論繫刺論之全說以傷寒之邪行于

經脉者言之足太陽膀胱經之脉起于目內眞上額交

顛從顛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脊內挾脊抵腰中故

傷寒一日之所受者乃巨陽也惟其經脉如此所以頭

項痛腰脊強之證見矣張仲景云尺寸俱浮者太陽受

所傷定以七日爲期故一病也當一二日發蓋傷寒論之

日兼言二日深爲有理

自太陽以入陽明故二日陽

明受之陽明胃經屬土主肉其脉挾鼻絡于目所以身

熱目疼鼻乾而不得卧也諸經經脉之行莫詳於靈樞經脉篇但此熱論乃岐伯所

言其肺約而盡不必引彼以入之

張仲景自陽明以

云尺寸俱長者陽明受病也當二三日發

入少陽。故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脉循脇絡于耳。

所以胃腸痛而耳聾也。張仲景云。尺寸俱弦。此當三四日發。

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於三陰之藏者。可汗而已。

者。病勢之止也。此所謂藏者。非內藏也。卽後上陰經也。

大素。俱更此。葉李東垣。謂此五藏之藏。乃是藏物之藏者。在腹。或

失於汗之而已。則自少陽以入太陰。故四日太陰受之。

太陰脾經之脉布胃中。絡于嗌。所以腹滿而嗌乾也。

張仲景云。尺寸俱沉細者。此當四五日發。

受之。少陰腎經。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

張仲景云。尺寸俱沉者。少陰受病也。當五六日發。自少陰以入厥陰。故六日

厥陰受之厥陰肝經之脉循陰器而終於肝所以爛滿而襄縮也

張仲景云尺寸興微緩急斯時也皆三日已辰半受病也當六七日矣斯時也皆三日已

滿之後可泄而已若非泄之而已者則三陽三陰五藏

六府皆已受病營衛不行五藏不通其人必死所以其

死皆在六七日間者此也此由六經而傳原生而感於

寒故七日之際巨陽病衰頭癟少愈正以初時所感之

邪太甚既于二日傳之陽明矣而其未盡傳者尚在太

陽則至此而比之一日之證則少愈焉非厥陰之邪復

出而傳之足太陽也

後世以再傳爲說者非本篇與張仲景傷寒論原無此義乃成無己

注釋之釋蓋三陽爲表三陰爲裏首太陽以至厥陰猶入戶升堂以入於室矣厥陰復出傳于太陽柰何二

三陰一陽二陽以陽之當有遞出而傳之太陽之理。故謂初時所感之邪傳之陽明者尚未盡衰則可斷非

少陰之氣也。初時所傳之邪至此方衰也。本篇裏字最妙遇

經正義脩以此義

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

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滿已減如故且

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消其舌乾既已而且

有嘔十二日厥陰病衰襲綻其少腹亦微下斯時也大

邪之氣皆去病已矣所以其愈計在十日已上者此

也。又考各經經脉全由是經動乎經無勞益足太陽與

少陰屬水水得寒而生是陽明與太陰皆得土得寒

而解此是少陽與厥陰屬木木得寒而潤其平之六經則

不能金與火火得寒而愈熱金得寒而愈細所以寒不能

勝之也此議出于劉蕡總氏真足以破萬古之

疑彼以平經爲說者蓋不考諸經之經脉云。

帝曰。治之柰何。岐伯曰。治之各通其藏脉。病日衰已矣。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

此言治之之法也。言三日未滿之前邪猶在表故可發汗。三日已滿之後邪已入裏故可下泄。此乃所以通其

府藏之脉而病之所以日衰已也。

按正經傷寒。病日

其汗脉細沉數。病在裏。可下之。故雖日數過多。而但有表證。脉大浮數。猶宜發汗。一數脉少。則有裏證。脉沉細數。猶宜下之。則汗下之法。

又當以脉爲憑。不可執一也。

帝曰。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岐伯曰。諸遺者。熱甚而強食之。故有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氣相薄。兩熱相合。故有所遺也。帝曰。善。治遺奈何。岐伯

曰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口矣帝曰病熱當何禁之

岐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

強上
声

此言病之所以遺者由於強食而有治之之方復有禁

之之要也熱病已愈而邪氣不得盡衰若有所遺而在

者以其熱甚而強食之則邪氣與穀氣相蒸兩熱相合

所以病之有所遺也必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則可使必

已矣然與其治之於既遺之後孰若禁之于未遺之先

病熱少愈胃氣尚虛而強食入肉則肉本性熱而難化

所以熱病復生或多食之則熱病仍遺矣此其當禁者

也上文言穀則非肉亦能病乎強食而此止云肉正以

肉軟之穀尤所當禁者耳

帝曰。其病兩感於寒者。其脉應與其病形何如。岐伯曰。兩感於寒者。病一日則巨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而煩滿。二日則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欲食。譖言三日則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寒縮而厥水漿不入。不知人六日死。帝曰。五藏已傷。六府不通營衛不行。如是之後三日乃死。何也。岐伯曰。陽明者十二經脈之長也。其血氣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氣乃盡。故死矣。

譖音占
長上清

此言兩感於寒者。大約六日而死。然亦有三日而死者。兩感於寒者。一日則巨陽少陰受之。巨陽病則頭痛。

而少陰病則口乾與煩滿也。二日則陽明太陰受之。陽明病則身熱譫言而太陰病則腹滿不欲食也。三日則少陽厥陰受之。少陽病則耳聾。而厥陰病則齋縮而厥也。此則自其經脉之行而爲病者言之。惟其陰陽兩經相感所以各證互見者如此。至此則水漿不入且不知人故六日而死也。其有等三日而死者正以陽明者爲十二經脉之長也。陽明多氣多血。既感邪則熱愈。感病愈甚而三日之際元氣已盡。所以速於死也。按此事

感邪從何道而入。謂太陽自督俞而入。少陰自鼻息而入。殊不知邪從足少陽而入耳。自肝而藏不必傳經而府脉俱感矣。其云從鼻息而入者非經旨也。

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爲病溫。後夏至日者爲病暑。暑當與汗皆出勿止。

此言溫病暑病各有其時也。傷寒之病發于冬者爲正傷寒如上文所言是也。其有所謂溫病者則夏至已前者爲病溫。張仲景云。冬感于寒。至春變爲溫病。此非獨爲他病者。楊玄操。龐安常。謝氏俱未知此義。故誤釋難經。尤本經溫字本溫和之溫。正以寒中有熱而不可謂之專寒。熱中有寒而不可謂之專熱。所以以溫名之。彼更惑于孫子脉候使火非止一人者。後夏至日者爲病暑。然人感乎暑當令暑與汗皆出而勿止之可也。生氣通天論曰。體若燔炙汗出而散。王註云。此言有可汗之理者是也。按經言暑當發汗。後世用香薷木通。澤瀉利水等藥者。何道益感暑

者手少陰心以暑屬火而入心也。心與小腸爲表裏使
之入膀胱而下行則暑從小便而去矣。設若發汗則

暑傷氣而汗又亡陽此利

水之所以勝於發汗也。

刺熱篇第三十二詳論五藏熱病而有二刺之之法故名篇

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痛多時身熱熱爭則狂言及驚。腸
滿痛手足躁不得安卧。庚辛甚甲乙大汗氣逆則庚辛死。
刺足厥陰少陽其逆則頭痛貞脉引衝頭也。

此篇備言刺熱病之法而先以肝經言之也。言凡五藏
成熱病者未遽熱也各有先見之證而及其邪正相爭。
則熱病乃加然其甚且死必以刺我之日得汗而愈必
以自得其位之日在各隨其府藏以治之而已試以肝

經言之。肝熱病者。其始必先小便黃。先腹痛。先多目。而此身乃熱。蓋肝經之脉環陰器。抵少腹而上。故小便先黃。腹痛多目也。及其邪氣與正氣相爭。則狂言而驚。脹滿而痛。手足皆躁。目不得安。正以肝經之脉從小腹上。俠胃貫鬲。布腸肋。循喉嚨之後。絡舌本。故此諸證兼處也。肝之病。發爲驚駭。見金匱真言論故病則驚。胃不和。則目不安。今木來乘土。故不得安目也。然以庚辛而甚。金乘木也。以甲乙日而大甚。本經氣王之日也。必以庚辛日而死。以其氣甚逆也。惟肝與膽爲表裏。故刺此二經之穴耳。所謂氣逆者。必其頭痛目黃。脉引衝頭也。蓋肝經自

舌本循喉嚨之後上出額與督脈會于顛故病氣逆則如是也。真真者靡定也。

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熱熱爭則卒心痛煩悶善嘔頭痛而亦無汗。壬癸甚丙丁大汗氣逆則壬癸死刺手少陰天陽。樂音洛

此以心熱病者言之也。心熱病者其始先不樂數日蓋邪氣入於經絡則神不安故不樂也然後身乃發熱及其邪與正爭則卒然心痛煩悶善嘔頭亦疼痛面亦無汗蓋心脉起于心中其支別者從心系上俠咽小腸之脈直行者循咽下鬲抵胃其支別者從缺盆循頸上頰

至目外眞。故此諸證兼見也。心在液爲汗。今病熱。故無汗。以出耳。然以壬癸日而甚。水剋火也。以丙丁日而大汗。本經氣王之日也。必以壬癸日而死。以其氣甚逆也。唯心與小腸爲表裏。故刺此二經之穴耳。

脾熱病者。先頭重。頰痛。煩心。顏青。欲嘔。身熱。熱畢則腰痛。不可用俛仰。腹滿泄。兩頷痛。甲乙甚。戊己大汗。氣逆。則甲

乙死。刺足太陰陽明。

此以脾熱病者言之也。脾熱病者。其始先頭重。頰痛。煩心。顏青。而且欲嘔。蓋胃之脉。起於鼻。交額中。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俠口。環唇下。交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出

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頭。故先頭
重頰痛。顏青也。脾之脉其支別者後循胃別上鬲注心
中。其直行者上鬲夾咽。故頰心欲嘔也。然後身乃發熱。
及其邪與正爭。則腰痛不可以俛仰。腹滿而泄。兩領皆
痛。蓋胃之脉支別者起胃下口。循脇裏下至氣街中而
合。以下解關氣街者腰之前。故腰痛也。脾之脉入腹屬
脾絡胃。又胃之脉自交季脈。却循順後下廉出大迎。循
頰車。故腹滿泄而兩領痛也。然以甲乙日而甚。不尅土
也。以戊己日而大汗。以本經氣主之日也。必以甲乙日
而死。以其氣逆則死也。惟脾與胃爲表裏。故刺此二經

之穴耳。

肺熱病者。先浙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身熱。熱爭。則喘欬痛走脅膺背。不得太息。頭痛不甚。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氣逆。則丙丁死。刺手太陰陽明出血如大豆立已。

此以肺熱病者言之也。肺熱病者。其始先浙然而厥。毫毛皆起。惡風與寒。舌上先黃。蓋肺主皮毛。故熱中之。則先浙然惡風。起毫毛也。肺之脉起于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今肺熱入胃。胃熱上升。故舌上黃也。然後身乃發熱。及其邪與正爭。則喘欬交作。痛走脅膺背。不得太

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蓋肺居鬲上。氣主胃膺。在變動爲欬。背爲腎中之府。故喘欬而痛走脅膺。皆不得太息也。肺之絡脉。上會耳中。今熱氣上薰。故頭痛不堪。汗出而寒也。然以丙丁日而甚。火旺金也。以庚辛日而大汗。以本經氣主之日也。必以丙丁日而死。以其氣甚逆也。惟肺與大腸爲表裏。故刺二經出血。如大豆狀。其病當立已也。

腎熱病者。先腰痛。慄稜苦渴。數飲身熱。熱畢則項痛而強慄。寒且發。足下熱。不欲言。其逆則項癰。宜負澹澹然。戊己甚于癸。大汗氣逆則戊己死。刺足少陰太陽。數音

此以腎熱病者言之也。腎熱病者，其始必先腰痛。筋先
痠，先苦渴而數飲。蓋膀胱之脉從肝脾內俠脊抵腰中。
又腰為腎之府，故腰先痛也。腎之脉自循內踝之後，上
脣內出脣內廉，又直行者從腎上貫肝入肺中，循喉嚨
俠舌本，故鬱陵苦渴數飲也。然後身乃發熱，及其邪與
正爭，則項乃強，盜寒又發，足下又熱，不欲言語。蓋膀胱
之脉從腦出，別下項，腎之脉起于小指之下，斜趣足心。
出于然骨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以上躡內，又其
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故為
證如此也。其氣之甚逆，則頭痛圓圓然而靡定，澹澹然

而無意味也。然以戊己日而甚上，尅水也。以壬癸日而大汗，以本經氣王之日也。必以戊己日而死，以氣之甚逆也。惟腎與膀胱爲表裏，故取此二經之穴耳。

諸汗者，至其所勝日汗出也。

此承上文而言，汗出之日必在于所勝之日也。肝以甲乙日而汗，以木勝也。心以丙丁日而汗，以火勝也。脾以戊己日而汗，以土勝也。肺以庚辛日而汗，以金勝也。腎以壬癸日而汗，以水勝也。本藏雖病而藏氣未衰，猶能勝邪？故汗出有如此耳。

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頰先赤。脾熱病者，鼻先赤。

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順先赤。病雖未發見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

此言治五藏之熱病必於其所先見者治之也。肝屬木生東方。左頰應之。故左頰先赤。心屬火生南方。頰應之。故顏先赤。顏赤也 脾屬土主中央。鼻應之。故鼻先赤。肺屬金主西方。右頰應之。故右頰先赤。腎屬水主北方。順應之。故頤先赤。其熱病雖未發而有此先見之赤色乃從而先治各部謂之治未病也。

熱病從部所起者至期而已。

此又卽熱病而決其病已之期。卽上文汗愈之日之義。

也。凡熱病從面部所起者，如肝起于左頰則甲乙日而已。心起于顏則丙丁日而已。脾起于鼻則戊己日而已。肺起于右頰則庚辛日而已。腎起于頤則壬癸日而已也。

真刺之爻者三周而已。重逆則死。

此言誤刺五藏之熱病者，一誤則三周而已。再誤則必死也。刺之爻者，如肝病刺脾，脾病刺腎，腎病刺心，心病刺肺，肺病刺肝，皆刺之相反者是也。當三遇所勝日而病始已，重逆者初刺之誤尚得三周，況可再誤乎？故謂之死也。

脉日汗大出也

前言諸汗者，至其所勝日汗出。指各藏自汗之日而言。
此言凡用鍼以發汗者亦至所勝之日而刺之，則汗亦可大出也。

治諸熱病以飲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止寒處身寒而止也。

此言治諸熱病者必飲之以寒水衣之以寒衣居之以寒所也。凡治熱病者必先以寒水飲之乃用鍼以刺之。刺之之後必寒其衣寒其處則熱退身涼乃可以止鍼也。

熱病先胃腸痛，手足躁刺足少陽，補足太陰。病甚者，爲五十九刺。

此以下皆卽熱病先見之證，而分經以治之。此則以先胃腸痛者言之也。熱病先胃腸痛，手足躁乃足少陽之病也。寫足少陽之木氣，補足太陰之土氣，恐木俾土也。如病甚者，爲五十九刺。按水熱穴論帝曰：夫子言治熱病者五十九俞，願聞其處。岐伯曰：頭上五行行五者，以越諸陽之熱逆也。中行謂上耳鼻，會涌項百會後項次次兩旁謂頸項兩側，承光通天経，都王枕又正營承靈藏穴也。大杼膺俞鍼益背俞，此八者以寫胃中胃中之熱也。氣街三里巨虛上下廉，此八者以寫胃中。

也雲門鶴骨委中髓空此八者以爲四支之熱也

五藏旁五此十者以爲五藏之熱也

按靈樞熱病篇五十九俞與此同異

刺之

刺之

病始手臂痛者刺手陽明太陰而汗出止

此言熱病始于手臂痛者當刺手陽明大腸經手太陰肺經也

王註以肺經取格穴列取井穴自陽

熱病始于頭首者刺項太陽而汗出止

此言熱病始于頭者當刺足太陽膀胱經也

王註以爲天柱主之三里主之

熱病始于足胫者刺足陽明而汗出止

此言熱病始于足胫者當刺足陽明胃經也

王註以爲

熱病先身重骨痛耳聾好瞑刺足少陰病甚爲五十九刺

此言熱病始于身重骨痛耳聾好瞑者當刺足少陰腎

經也蓋腎主骨故刺之如病甚當刺前五十九穴

按刺熱

病著六熱病身重骨痛耳聾好瞑取之

熱病先眩冒而熱胷脇滿刺足少陰少陽

此言熱病始於眩冒而胷脇滿者當刺足少陰腎經足

少陽膽經也

王註以足厥陰之井榮六主之

太陽之脉色榮額骨熱病也榮未交日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厥陰脉平死者死期不過三日其熱病內連腎少陽之脉色也

按少陽主風也亦主行之字王氏所傳當行

此舉太陽之熱病。而決其生死也。是大腸膀胱經之病。
脉赤色榮於顴骨。乃太陽熱病也。蓋顴爲諸骨之宗。太
陽與腎爲表裏。腎主骨也。然雖榮於顴骨。而猶未交於
他部。則當謂病者曰。今且得汗。待其所勝之時而已。謂
太陽之病。待壬癸日可愈也。若外見太陽之赤色。內應
厥陰之弦脉。則厥陰脉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蓋太陽
受病。當傳入于陽明。今又厥陰之脉來見。是土敗而木
賊之也。木生數三。死期不過三日。何也。其熱病內連腎
也。楊上善云。足太陽水也。厥陰木也。水以生木。木盛水
衰。故太陽水色見時。有木氣爭見者。水死以其熱病內

連於腎。腎爲熱傷。故死也。

少陽之脉。色榮頰前。熱病也。榮未交。日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脉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

此舉少陽歸熱病。而決其生死也。少陽之脉。赤色榮於頰前。則是癧。腎下近鼻兩旁。乃少陽之熱病也。然雖榮於頰前。而未交於他部。則當謂病者曰。今且得汗。待其所勝之時而已。謂少陽之病。待甲乙日可愈也。楊上善云。少陽爲木。少陰爲水。少陽色見之時。有少陰脉爭見者。是毋勝子。故木死。

熱病氣穴。三椎下間。主胷中熱。四椎下間。主鬲中熱。五椎

下間主肝熱六椎下間主脾熱七椎下間主腎熱榮在骶
也項上三椎陷者中

脊節之謂椎椎窮之謂骭按督脈經三椎下間名身柱
四椎下間無穴五椎下間名神道六椎下間名靈臺七
椎下間名至陽然數第一椎者項骨之上有三椎乃項
骨也三椎之下陷者中乃大椎也由此而下數之則諸
椎得矣末句舉數椎之大法也

頰下逆顧爲太痏下牙車爲腹溝顧後爲腸竇頰上者高
上也即面部以為病莫詳于靈樞五色第四十九篇

逆顧而上行。乃大瘕泄之疾也。按靈樞五色篇當以額
下爲大小腸之分難經
亦有大色見於下牙車者爲腹滿之疾。色見於額之後
廢泄者爲腸痛之疾。按靈樞五色篇以額爲脣以顴後爲臂
則此曰額後者顴之後也。故指爲膀胱之病也。

色見於頰之上者爲鬲上之疾也。

評熱病論篇第三十三首二節論無病故名篇後
二節則論分風腎風也。

黃帝問曰。有病濕者汗出。厥復熱而脉躁疾。不爲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爲何。岐伯對曰。病名陰陽交。交者死也。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不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

蹶者是邪勝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病而智者其謬

可也。而復此且夫熱病曰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今脈不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

者死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

愈必死也

扶齋撰第二十三
日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此陰陽之極也。

此言病溫汗後者爲脈躁爲狂言爲身熱不食者之必死也。病名曰陰陽交謂陰陽之氣不分別也。今夫精氣

盛而穀氣消穀氣消而汗自能出今邪氣交爭而得汗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矣乃復熱而不能食是精氣不能使之食也所以其壽可傾也。邪

盛則脉盛邪退則脉靜彼熱論有謂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今脉尚躁疾不爲汗衰是亦邪盛而精衰不能勝其病也至于志舍于精精氣已衰志不能藏今狂言者且失志也失志者死由此觀之則身熱而不能食者一死也脉躁盛者二死也狂言者三死也有三死而無一生雖愈爲必死也夫曰雖愈亦暫似可愈而終不能有成功矣

帝曰有病身熱汗出煩滿煩滿不爲汗解此爲何病岐伯曰汗出而身熱者風也汗出而煩滿不解者厥也病名曰風厥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巨陽主氣故先受邪少陰與

岐伯曰表裏刺之飲之服湯。

按陰陽別論靈樞五變篇俱有此說

此言病熱汗後而煩滿不解者以其太陽感風少陰氣厥名爲風厥之證而當行補寫之法也汗出之後而身有復熱以風氣尚在也汗出之後而煩滿不解以下氣上逆也其病名曰風厥正以足太陽膀胱經受風少陰腎經與其爲表裏也腎經得膀胱之風熱則氣上從之而爲厥耳所以治之者亦惟寫太陽之風補少陰之氣而合表裏以刺之又當飲之以湯劑以止逆上之腎氣則可以治斯疾也

帝曰。勞風爲病何如。岐伯曰。勞風法在肺下。其爲病也。使人強上宜視。唾出若涕。惡風而振寒。此爲勞風之病。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救俛仰。巨陽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欬出青黃涕。其狀如膿大如彈丸從口中若鼻中出。不出則傷肺。傷肺則死也。

此言勞風之證。當有治之之法也。勞腎勞也。從勞風生故曰勞風。腎脉從腎上貫肝。入肺中。故腎勞風生。其治法在於肺下。不但當治腎而已。且其爲病也。正以膀胱之脉起於目內。上額交顙。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着體內。俠脊抵腰。中入循督絡腎。今腎精不足。外吸

膀胱膀胱不能上登故使人頭項強而視不明也。肺被風薄勞氣上薰故令唾出若鼻涕狀。腎氣不足陽氣內攻勞熱相合故惡風而振寒此爲勞風之病然所以治之者亦唯救其俛仰而已蓋強上冥視唾出若涕不能俛仰此疾最爲苦之今特救其俛仰則膀胱引精上肺者計在三日中年者計在五日素弱不精明者計在七日可使欬出青黃涕其狀如膿大如彈丸從口中或鼻中出不出則傷肺傷肺則死也所以必救其俛仰而使之出耳愚細研此節之辭似爲醫籍中之勞謠其治之法但其法不傳有以教俛仰一句當爲鍼法及導引之不敢遺爲之附

帝曰：有病腎風者，面胷龐然壅，害於言。可刺不？岐伯曰：虛不當刺。不當刺而刺後五日，其氣必至。帝曰：其至何如？岐伯曰：至必少氣時熱時熱，從胃背上至頭。汗出手熱，口乾苦渴，小便黃。目下腫，腹中鳴，身重難以行。月事不來，煩而不能食，不能正偃。正偃則欬。病名曰風水。論在刺法中。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邪之所奏，其氣必虛。陰虛者陽必奏之，故少氣時熱而汗出也。小便黃者，少腹中有熱也。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正偃則欬，甚則迫肺也。諸有水氣者，微腫先見于目下也。帝曰：何以言？岐伯曰：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者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腫也。真

上逆。故口苦舌乾。脉不得正偃。正偃則欬出。清水也。
水病者哉。不得卧。卧則驚驚則欬也。腹中鳴者。病本于
胃也。薄脾。則煩不能食。食不下者。胃脘隔也。身重難以行
者。胃脉在足也。月事不來者。胞脉閉也。胞脉者。屬心而絡
於胞中。今氣上迫肺。心氣不得下通。故月事不來也。帝曰。
善不否同按風水之證又見水熱六論奇病論靈樞論疾証尺端

此節詳腎風有風水之名。必有諸證可驗也。面者。首面
也。脈者。足面也。面脈麗然而腫。平人氣象論曰。面脈又
害於言者。蓋腎之脉。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
舌本。故妨於言也。然其腎氣既虛。則不當刺。有不當刺。

而刺則五日間邪氣當復至矣。當邪氣復至之時必少氣必時熱必熱從督背上至頭皆汗出必手熱必口乾苦渴必小便黃必目下腫必腹中鳴必身重難以行必月事不來必煩而不能食必不能正卧正卧則欬此固腎風之病而其名又曰風水也何也。凡邪之所轄於陽經者其陽之氣必虛邪之所轄於陰經者其陰經之氣必虛今腎虛者陰虛也陰虛則陽邪較之故少氣及時當發熱而汗出也小便黃者以腎脉絡于少腹少腹中有熱也不能正偃者以腎脉注胃中胃中不和也正偃則欬甚者以腎脉入肺中今邪氣上迫于肺也諸凡有

氣者微腫先見于目下也。蓋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
膜乃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膜者必使目下腫也。口苦舌
乾者以真氣上逆也不得正偃者以正偃則欬出清水
也。諸水病者不得卧。卧則驚驚則欬甚也。膜中鳴者以
病本于胃。胃中作鳴也。煩而不能食者以邪氣薄。脾則
煩而不能食也。其食不下者以胃脘隔塞也。身重難以
行者以胃脉在足也。月事不來者以胞絡宮中之經脉
閉也。正以胞脈者屬心而絡於胞中。今氣上迫肺。心氣
不得下通。故月事不來也。愚觀月事不來似爲婦人而論然男子之腎風諸證俱同

惟此一證
則有異耳

逆調論篇第三十四

內論諸證或陰陽偏勝或營衛俱虛或卧行喘息皆逆調使然

篇名

黃帝問曰。人身非常溫也。非常熱也。爲之熱而煩滿者何也。岐伯對曰。陰氣少而陽氣勝。故熱而煩滿也。

爲去声

此言病有熱而煩滿者。以其陰氣少而陽氣多也。陰氣者。諸陰經之氣及營氣也。陽氣者。皆陽經之氣及衛氣也。人身有非常之溫。有非常之熱。爲之極熱而煩躁脹滿者。是乃陰氣衰少。陽氣太勝。故然耳。據第三節以逆此節。則此節似非外感。當爲內傷耳。

帝曰。人身非衣寒也。中非有寒氣也。寒從中生者何。岐伯

是人多竄氣也。陽氣少。陰氣多。故身寒如從水中出。

此言病有寒從中生者。以其陽氣少而陰氣多也。人身

非衣服之本寒。非寒氣之在中。而身寒從中生者。是人必多脾氣也。陽氣少而陰氣多。故身寒如從水中出也。

陰氣陽氣與上節同。

按此曰。脾氣者。卽。脾。腎。毒。天剛柔篇之所謂寒。也。

帝曰。人有四支熱。逢風寒。如炙如火者。何也。岐伯曰。是人者。陰氣虛。陽氣盛。四支者。陽也。兩陽相得。而陰氣虛。少水。不能滅盛火。而陽獨治。獨治者。不能生長也。獨勝而止耳。逢風而如炙如火者。是人當肉燥也。

此言病有四支熱。遇風寒而愈熱者。亦以陰氣虛而陽

氣盛也。四支者屬陽。風亦屬陽。一逢風寒。兩陽相得。况陰氣衰少。則水少不能滅盛火。而一身之陽氣獨王。獨王則不能生水。唯陽氣獨旺而止。是以遇風寒而如炙於火。如火之熱。且人有是病者。久則其肉必當消爍也。

傷寒外感者歟
按此節當爲內

帝曰。人有身寒。湯火不能熱。厚衣不能溫。然不凍慄。是爲何病。岐伯曰。是人者。素腎氣勝。以水爲事。太陽氣衰。腎脂枯不長。一水不能勝兩火。腎者。水也。而生於骨。腎不生。則骨不能滿。故寒甚至骨。所以不能凍慄者。肝。一陽也。心。三陽也。腎。孤藏也。一水不能勝二火。故不能凍慄。病名曰。

人當寧節也

長上戶

此言病有極寒者。固以腎水之至衰。而不至凍慄者。又以肝心之有火也。人有身極寒者。湯火不能熱之。厚衣不能溫之。而不至凍慄者何也。正以是人者平素腎氣頗勝。恃其勝。而專以水爲事。縱慾忘返。故是太陽膀胱之氣衰少。足少陰腎經之脂枯。况腎經止有一水。而肝心共有二火。一水不能勝二火。火盛則水益衰。所以腎水不能生骨。骨不能生髓。而寒甚至骨。自非湯火厚衣之所能熱也。其所以極寒者。信由于此。然所以不凍慄者。亦以肝固一陽也。內有足少陽之火。心則二陽也。心

有君火而心包絡中又有手少陽三焦經之相火。一水
不能勝此肝心之二火故不至凍慄耳且此病又曰骨
痺是人當有骨節拘攣之證也豈特身寒而已哉

帝曰人之肉苛者雖近衣絮猶尚苛也是謂何疾岐伯曰
營氣虛衛氣實也營氣虛則不仁衛氣虛則不用營衛俱
虛則不仁且不用肉如故世人身與志不相有曰死

此言人之肉苛者以其營衛俱虛身志不應其死必也
苛瘡重也卽下文不仁不用也不仁者不知寒熱痛痒
也不用者不能舉也言有肉苛者非不近衣絮也而其
苛自若正以營氣者陰氣也運于肉爲陽之守故其氣

虛衛氣者。陽氣也。運于外爲陰之使。故其氣實。太陰陰明論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此卽本節虛實二句之義。指大凡營衛二氣之義論之。非就肉苛者一人而言也。惟此肉苛者。營氣虛。則營不能生血。而血無以充其形。故不仁。衛氣虛。則衛不能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故不用。不仁且不用。肉甚瘠。重其肉未必有減于背也。且其身用而志不內應。志爲而身不外隨。兩者若不相有。然故曰死。

帝曰。人有逆氣。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有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有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有得卧行而喘者。有不得卧

不能行而喘者。有不得卧。卧而喘者。皆何藏使然。願聞其
故。岐伯曰。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是陽明之逆也。足三陽者。
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陽明者。胃脉也。胃者。六腑
之海。其氣亦下行。陽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卧也。下經
曰。胃不和。則卧不安。此之謂也。夫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
此肺之絡脉逆也。絡脉不得隨經上下。故循經而不行。絡
脉之病人也。微。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大。不得卧。則
喘者。是水氣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腎者。水藏。主
津液。主肺與喘也。帝曰。按病能曉。有人有肺而有所不
安者。之義可參看。義在此。因

皆者之不同也。言人有不得卧者是不能安卧也。而鼻息呼吸喉間有音此其故何也。乃胃病也。胃者足陽明也。凡足之三陽其脉自頭走足。今足陽明之氣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陽明者胃脉也。胃者六府之海。其氣亦下行。今陽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卧也。正下經所謂胃不和則卧不安也。人有或卧或行起居如故。而其息有音者何也。乃肺病也。肺之絡也。逆也。絡脉者列缺爲絡穴。其氣旁行於手陽明經。今絡脉不得隨經上下。故留於本經而不能行之。別經然絡脉之病人也。微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人有不得安卧而卧則必喘。

者。何也。是腎病也。乃水氣之所客也。水循津液而流。故水客。則肺不安。縱肺則喘。正以腎者。乃水藏也。主津液。今腎經客水。宜乎其肺則喘也。夫帝之所問者。方而伯之所答者三。有脫簡凡愚。今以意推之。其所謂不得肺而息無音者。是胃不和而其氣不甚逆也。有得肺得行而喘者。是胃不病而肺腎病也。肺主氣。故肺病則喘。腎主骨。故行則骨勞。所以至于喘也。有不得肺。不能行而喘者。是胃病。腎病。肺病也。行肺皆難。喘則甚于有音。此所傷之尤甚者歟。

黃帝問曰。夫瘡瘍皆生于風。其發作有時者何也。岐伯對曰。瘡之始發也。先起於毫毛。伸欠乃作寒慄。鼓領脹脣。俱痛寒去。則内外皆熱。頭痛如破。渴欲冷飲。帝曰。何氣使然。愿聞其道。岐伯曰。陰陽上下交爭。虛實更作。陰陽相移也。陽併於陰。則陰實而陽虛。陽明虛則寒慄。鼓領也。巨陽虛則腰背頭項痛。三陽俱虛。則陰氣勝。陰氣勝。則骨寒而痛。寒生於內。故中外皆寒。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內皆熱。則喘而渴。故欲冷飲也。此皆得之夏傷於暑。熱氣盛藏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此營氣之所合也。此令人汗空踈腠理。開因得秋氣。汗出遇風。及得之以浴。水氣舍於皮膚。

之內與衛氣并居。衛氣者，晝日行于陽，夜行于陰。此氣得
陽而外出，得陰而內薄，內外相薄，是以日作亥音皆後世
蓋振歲露晶作隨其義同蓋瑞卽殞之義故
其旁皆從禾，神雷作鳴，次甚俗謂之河次。

此言瘡之始發所以寒，繼而所以熱，然所以成此疾者
以夏傷于暑，秋遇乎風，故隨衛氣之出入而一日而作
也。瘡未丹絰亦以爲老瘡乃日隔
兩日一作縛綿不曰枝者是名點，恩木節有是以日作
可則每旦一作之瘡，非是瘡發非必隔兩日者乃瘡瘻
也。但本節起語曰瘡於督生于風，則皆之一字。凡寒瘡
溫瘡，辨瘡不分年月，間三日皆可稱爲瘡瘻也。兄弟
口之語，何嘗易得爲瘡瘻。不發之謂畜，發時之謂作
呻，爲腎之聲，久爲腎之病，道猶路也。據下文有其道遠
則此道當以路訓

之。伯言瘧之始發，一身毫毛先起，隨卽呻欠，久之寒慄鼓頸，腰脊俱痛，可謂寒之極矣。及其寒稍過時，則內外皆熱，頭痛如破，渴欲冷飲，此乃瘧疾始終之大略也。帝以何氣使然？何道往來為問。伯言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是陰陽之上下交爭也。陽入之陰，則陽虛而陰實；陰出之陽，則陽實而陰虛。是陰陽之虛實更作也。或上或下，或出或入，皆陰陽之相移也。何也？瘧之始發也，陽入之陰，是陽升於陰也。當是之時，則內之陰氣實，而外之陽氣虛矣。陽虛者，三陽虛也。以言陽明之虛，則寒慄而鼓頸，蓋足陽明胃經之脉，自交承漿明之虛也。

却分行循順後下廉出大迎下人迎。今胃之經氣虛則惡寒戰慄而順領振動也。以言巨陽之虛則腰背頭項皆痛。蓋足太陽膀胱經之脉從頭別下項循肩胛內俠脊抵腰中故膀胱之經氣虛則腰脊背項痛也。此正下文所謂外無氣成寒也。觀二陽經則少陽經亦虛矣。三陽俱虛則氣并于內內之陰氣勝所以骨寒而痛以寒之生於內也。外焉寒慄故領而內焉骨寒而痛故中外皆寒矣。由是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門。此乃本篇下文之意始與下文發陽與陰復并於外則外之陽氣盛而內熱。有來歷。此添出此之陰氣虛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內外皆熱所以發

而渴必欲得冷飲以救之也。由此觀之，則瘧氣者，陽升於陰，則陰勝。陰升於陽，則陽勝。陰勝則寒，陽勝則熱。此數語見第八節，彼此義正相同。此可知其陰陽之氣使然，亦可知其内外之氣相通也。然所以致此疾者，始於夏之暑發於秋之風寒，而由衛氣以爲之出入耳。此皆得之夏傷于暑，熱氣盛藏于皮膚之內，腸胃之外，彼營氣在內，爲陽之守者，乃陰氣也。此暑伏于陰氣之中，特木之發焉耳。至於人之汗空疎，腠理開，因得秋氣汗出，遇風又浴之，以水則此風水之氣亦含於皮膚之內，又與衛氣并居。下文所謂秋傷于風，則病成者是也。夫暑熱伏於營，而

風寒居於衛。營專在內。無自而發。衛行于外。二邪隨之以出入焉。故衛氣者。晝行於足手六陽經二十五度。此邪氣者。得陽而外出。瘧之所以發也。夜行于足手六陰經二十五度。此邪氣者。得陰而內入。瘧之所以蓄也。內外相薄。隨衛而行。是以一日一作也。病之始未。蓋至是而脩矣。然玩下文語意。則此當爲先寒而後熱之寒瘞歟。

帝曰。其間日而作者何也。岐伯曰。其氣之舍深。內薄于陰。陽氣獨發。陰邪內著。陰與陽爭。不得出。是以間日而作也。

此言瘧之所以間日而作也。言間日而作者。由于邪氣之舍深。內薄于皮膚之間。與夫五藏之橫連募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彼衛氣每日獨發于外。而此陰邪附着於內。獨發者其行速。而內着者其發難。陰邪方與衛氣相拒而爭。不能與衛氣俱行。而不得皆出。也是以間日而作耳。

帝曰。善。其作日晏。與其日早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邪氣客於風府。循脊而下。衛氣一日一夜大會於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作也晏。此先客於脊背也。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腠理開。則邪氣入。邪氣入。則病作。以此日作稍益晏。

也其出於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五日下至骶骨。二十六日入於脊內。注於伏膂之脉。其氣上行。九日出於伏益之中。其氣日高。故作日益早也。

按此當與靈樞歲露篇首節參看。但此日二十五日者。逕風府之項骨三節而言。彼日二十一日者。除項骨言。自大椎而始也。故二十六日與三十二日亦不同。

此承第一節言瘡發有日遲者。以其邪之入者日下。而其後漸至於早者。以其邪之出者日高也。帝問瘡有始發。日遲一日。而後至日早一日者。何氣使然。伯言風寒等邪初客於風府。卽督脈經穴也。自項脊循督下行。脊旁爲衛氣。一日一夜則五十度已畢。而明日復出於足太陽膀胱經之睛明穴。上至於項轉行後項。大會於督

脉之風府穴大凡人之項骨有三椎而三椎以下乃是

大椎

又名百勞

以下至尾骶骨有二十一節其爲二十四節

一云應十四氣

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作也晏矣蓋此邪先

客于脊背也衛氣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而邪氣入邪

氣入而病成

本作字言病成也

不與衛氣相逢則不先衛

氣而出以此日作稍遲也及其出之於風府也始時入于風府連下項骨三椎日下一節至二十五日下至骶骨則二十六日乃入於脊內注於伏脊之脈即督筋之間蓋腎脉循腰內後廉貫脊屬腎其直行者從腎上貫

肝鬲入肺中以其貫脊循脊伏行故謂之伏脊之脉也

由是循伏脊之脉而上行。約有九日。此邪上行缺盆之

中。即陽明胃經穴也。

在前額下曲骨脣中

其氣日高。故瘡之作也。

隨衛氣而出者。較之於前而日早耳。

又按本節言邪氣日下。一節爲入深

而至後第十一節言有間日數月發者爲邪氣與衛氣不相值。何朱丹溪乃以爲三日一發者受病一年間日一發者受病半年。一日一發者受病一月則一年半年一月之義何然而然

其間日發者。由邪氣內薄于五藏。抑連募原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與衛氣俱行。不得皆出。故間日乃作也。此承第二節言瘡之間日而作者。而又重明之也。

帝曰。夫子言衛氣每至於風府。勝理乃發。發則邪氣入。入則病作。今衛氣日下一節。其氣之發也。當風汙其日作

者奈何。岐伯曰。此邪氣客於頭項循脊而下者也。故虛實不同邪中異所。則不得當其風府也。故邪中於頭項者。氣至頭項而病中於背者。氣至背而病中於腰脊者。氣至腰脊而病中於手足者。氣至手足而病。衛氣之所在。與邪氣相合。則病作。故風無常府。衛氣之所發必開其腠理。邪氣之所合。則其府也。不當風汗之汗字靈樞歲露篇作麻字中去声

此亦承第一節而言。瘧有日作者。乃邪氣因衛氣而出。而有等邪中異所。則其所發亦隨衛氣之所出也。而言衛氣每至於風府。則腠理乃開。開則邪氣乃入。入則病作。作者胚胎之義下同夫日衛氣至風府。而邪氣反入。此乃衛氣

之虛者也。今邪氣與衛氣日下一節，則邪氣所發去風府已遠，不必盡留于風府，乃因衛氣之每日大會于風府，而其瘡口作者何也？伯言邪氣者必客于頭項之風府，循脊而下，如第三節之所言也。然衛氣所行之分肉，有虛實不同，故邪之所中者亦隨虛而異其處，不必盡當於風府而入也。是以邪中於頭項者，邪氣至頭項而病中於背者，邪氣至於背而病中於腰脊者，邪氣至腰脊而病中於手足者，邪氣中手足而病衛氣所在之分肉，與邪氣相合，則病發，故風之所感無常，所則無常府，府者凡物之所聚皆可以言府也，非風府之府也。衛

氣之所發必開其腠理邪氣乘虛而合之或頭項或督
或腰脊或手足皆府也此皆不由風府而入者則邪氣
亦不盡出入於風府故隨衛氣而發者如此

帝曰善夫風之與瘧也相似同類而風獨常在瘧得有時
而休者何也岐伯曰風氣寄其腠理故常在瘧氣隨經絡沉
以內薄故衛氣應乃作按此節曰風乃本經風論之風

此言風證無時而休瘧證有時而休皆各有其由也帝
問風證之所感者風也瘧證之所感者有暑有寒亦有
風也本相似同類而風證常在無時休止瘧則有作有
止得以有時而休者何也伯言風氣客于其腠理則亦常

畜其處。故常在而無作止之時。惟瘧氣則隨經絡而入目沉而依薄于肉。如上文目下一節。舍于營氣。舍于五藏橫逆募原之謂。故必因衛氣之出而邪氣乃作也。帝曰。瘧先寒而後熱者。何也。岐伯曰。夏傷於大暑。其汗大出。脈理開發。因遇夏氣。乘之。永寒藏于腠理皮膚之中。秋傷于風。則病成矣。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先傷于寒。而後傷于風。故先寒而後熱也。病以時作。名曰寒瘲。帝曰。先熱而後寒者。何也。岐伯曰。此先傷于風。而後傷于寒。故先熱而後寒也。亦以時作。名曰溫瘲。其但熱而不寒者。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則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瘧。

卷之二
小寒當角小
陽氣始發于久

此言癆有寒瘡溫瘡癰瘍之殊也。夏時傷于大暑矣。其汗有大出時，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悽愴之小寒，藏於腠理皮膚之中。猶未遽發瘡也。至秋傷於風則瘡成矣。但其作時，則先寒而後熱耳。正以寒氣屬陰，風氣屬陽。今小寒重感於夏，而風氣又感於秋，則先感陰氣，後感陽氣。此所以先寒而後熱也。然其病雖曰夏，傷於暑，而感暑之後，感其小寒，又先于感風，則寒氣以為之病機。名曰寒瘡。有等先傷于風，而後傷于寒，則先感陽氣，後感陰氣，所以先熱而後寒也。此則風氣以為之病機，名曰

溫瘡

據後第十三節以冬中平風而發于春者爲溫瘡。小溫瘡非夏感于暑而發于秋者比之較之秋苟

非秋情有也。

又有但熱而不寒者肺氣

外感瘡先寒而後熱者最多。只有但熱而不寒者肺氣

者陰氣也肺氣熱盛于身厥逆上衝乃陰氣阻絕也因

有所用力肺理開風寒舍于皮膚分肉之間則陽氣盛

而獨發所以但熱而不寒也其證少氣者氣虛也煩冤

裏熱

者裏熱也欲嘔者胃熱而不和也

按裏熱名曰癰瘡蓋凡

病熱者皆可名爲癰也據後第十四節之義則知陰氣

爲肺氣而陽氣爲風氣心肺先熱而又有風氣之熱所

以爲癰瘡也此證也亦必發之于秋者歟

按本經今明言陰之由感

而累有寒有風而朱丹溪乃謂有良有火又謂有氣虛立虛人謂全氣無思慮之皆由風寒暑三氣成瘡而瘡

非食後盡能成寐。人間有鬼。瘧者用符。而真有鬼也邪。氣已喪。用符何靈之。善心似有所持。而瘧遂不發耳。否則瘧鬼未附人身之先。將存于天地。所為。

人以經言。有餘者寫之。不足者補之。今熱爲有餘。寒爲不足。夫瘧者之寒。湯火不能溫也。及其熱。冰水不能寒也。此皆有餘不足之類。當此之時。良工不能止。必須其自衰。乃刺之。其故何也。願聞其說。岐伯曰。經言無刺熇熇之熱。無利瀉瀉之汗。無刺澑澑之汙。故爲其病逆。未可治也。夫瘧之始發也。陽氣逆於陰。當是之時。陽虛而陰盛。外無氣。故先寒。寒也。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陽與陰復升於外。則

陰虛而陽實故先熱而渴夫瘡氣者并於陽則陽勝并於
陰則陰勝陰勝則寒陽勝則熱瘡者風寒之氣不常也病
甚則復至病之發也如火之熱如風雨不可當也故經言
曰勿其盛時必毀因其衰也事必大昌此之謂也夫瘡之
未發也陰未并陽陽未并陰因而調之真氣得安邪氣乃
平故丁不能治其已發爲其氣逆也其之爲去声下同病
極則復至王註復字讀甲乙經全不起以至字連上讀者
是无同按引經言有二俱出靈樞逆順第五十五篇

此詳言瘡氣未發之時陰陽未并邪氣未盛故當乘此
而治之也帝問大允有餘者補之不足者篤之人之病
熱其勢似爲有餘人之病寒其勢似爲不足殊不知經

言有餘者。乃邪氣之有餘不足者。乃真氣之不足而外感之爲熱爲寒者。皆有餘也。非不足也。但帝所以問之意。全在湏其自衰而刺之之義。且以有餘不足與寒熱相類。故借其辭以發之。言瘡者之寒也。非湯火之能溫與不足而相類。及其熱也。非冰水之能寒。與有餘而相類斯時也。正瘡發之際。雖良工不能止。必待其自衰而後可施以刺之之法者。何也。伯言經謂無刺熇熇之熱。熇熇者。熱盛如火也。無刺渾渾之脉。脉以邪盛而亂也。無刺漉漉之汗。漉漉者。汗大出也。茲而無刺之者。爲病勢正盛而刺之。則逆其病氣。所以未可治也。是何也。

吾試以瘡之始終言之。方其始發也，陽入之陰，則陽氣
并於陰，斯時也，三陽虛，則內之陰氣盛，而外全無氣所，
以寒慄鼓領頭項俱痛也。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陰與
陽復並於外，則內之陰氣虛，而外之陽氣實，故隨熱而
渴，欲得冷飲也。由此而觀，則瘡氣繼焉，非於陽則陽勝，
始焉并於陰，則陰勝。陰勝則爲寒，陽勝則爲熱，如此。此段
正與首節相合正以瘡乃風寒不常之氣，病極則復至，不特一
發而已。方其發時，熱如火，凍如風雨，誰得而止之？故經
言又曰：方其盛時而刺之，則毀害山氣；因其衰時而刺
之，則事必昌平。此正無刺熱，咸脉亂汗多者之謂也。又

何也。瘧未發時，陰未并陽，陽未并陰，因而調之，真氣乃安邪氣乃無所以必當乘此而治之也。彼良工不能治其已發謂非以其氣逆之故哉？

按後人用藥必當在瘧氣未發之前，方有良效。

不即用藥爲然。若瘧發而用藥，則寒藥助寒，熱藥助熱，無益而增其病勢矣。此義當與靈樞逆順篇參看。

帝曰：善攻之柰何？早晏何如？岐伯曰：瘧之旦發也，陰陽之且移也。必從四末始也。陽已傷，陰從之，故先其時堅束其處。令邪氣不得入，陰氣不得出。審候見之，在孫絡盛堅而血者，皆取之。此真往而未得并者也。

此承上文而言，瘧氣未發之時，當有治之之法也。言瘧本可攻，攻之宜早。方瘧之將發，陰陽將移，必從四末而

始。四末者，手足之指也。四末爲十二經井榮俞經合之所行，故陰陽相移必從此始。如手大指屬手太陰肺經，次指屬手陽明大腸經，肺經行於大腸，一陽一陰爲之表裏，故陽已爲邪所行而傷陰必從之而行。即肺與大腸以爲二經之氣

必先于未移之時堅束其四肢之處，使邪氣在此經者不得入於彼肉之陰氣不出於外，又必細審詳候，見其邪在孫絡至盛且堅者，皆刺出其血，此則真氣自往而邪不得升，所以堅束刺血之法皆有可行者如此。

帝曰：瘡不發其應何如？岐伯曰：瘡氣者必更盛更虛，當氣

之所在也。病在陽則熱而脉躁，在陰則寒而脉靜。極則陰陽俱衰，衛氣相離，故病乃休。衛氣集則復病也。

此言瘧未發時之所驗，以衛氣離而病得休也。帝問瘧不發時其應何如？應者，驗也。伯言：瘧氣之發必更盛，更虛。陽入之陰，則陰盛而陽虛；陰出之陽，則陽盛而陰虛。當瘧氣之所在，在陽經盛，則身熱而脉躁；在陰經盛，則身寒而脉靜。極則陰陽俱衰，寒熱皆已。始焉隨衛氣而出者，至此與衛氣相離而休矣。其所驗者如此。必待衛氣再集，則此瘧復發耳。視此未發之驗，大有不同者矣。帝曰：時有間二日，或至數日發，或渴或不渴，其故何也？岐

伯曰。其間日者。邪氣與衛氣客於六府。而有時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數日乃作也。瘡者。陰陽更勝也。或甚或不甚。故或渴或不渴。間去

此言瘡有間二日而發。有數日而發。有發時必渴。有發時不渴。皆各有其由也。瘡之相間而發者。正以邪氣之發。必隨衛氣而出。凡衛在六府。而邪亦客於六府。邪氣有時不與衛氣相值。故邪氣不隨衛氣而出也。所以有間二日。有間數日。而發者耳。至於渴之有甚。有不甚者。亦以瘡之爲病。陰出之陽。則陽勝而熱甚。熱甚故渴也。陽入之陰。則陰勝而熱不甚。故不渴也。接木經分明言
瘡之間二日間

數日者以邪氣與溼氣不相值格致然論朱丹溪謂三
日一經陰分受病也。作於子午卯酉日爲少陰瘡作於
寅申巳亥日爲厥陰瘡作於辰戌丑未日爲太陰瘡大
以子午屬少陰者彼見五運六氣之子午年屬少陰為
火司天則當以卯酉陽明燥熱爲在泉達指之曰少陰
厥陰太陰亦然牽合附會殊非經旨况子午日用少陰
藥而卯酉又可用少陰藥乎往往用之亦無應無理
甚矣且丹溪治瘡一門凡避諱治法全與內經不合故
後世用丹溪之方不能取効者多矣又明醫雜著以發
于晝者爲氣虛用四君子湯發于夜者爲血虛用四物
湯晝夜俱發者爲氣血俱虛用八物湯是以內傷者而
治外感係之所謂關門趕賊也無理太甚矣

帝曰論言夏傷于暑秋必病瘡今瘡不必應者何也岐伯
曰此應四時者也其病異形者反四時也其以秋病者寒
甚以冬病者寒不甚以春病者惡風以夏病者多汗
此言瘡有四時發者其證不同不止於秋時之病瘡也

生氣通天論。陰陽應象大論。皆言夏傷於暑。秋必病瘡。則瘡必以秋而發也。而今不必應於秋者何也。伯言四時皆有所應之瘡。其病異狀。正以四時各相次耳。故秋時爲瘡者。熱在肌肉。熱極則寒。故其寒也甚。冬時病瘡者。陽氣伏藏。不與寒爭。故其爲寒不甚。春時病瘡者。陽氣外泄。腠理開發。故惡於風。夏時病瘡者。暑熱蒸蒸。津液外泄。故多汗。其病之異狀如此。

帝曰。大病溫瘡與瘧病。而皆安舍。舍於何藏。岐伯曰。溫瘡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爍。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

用力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
也。如是者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衰則氣復反入。入則
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溫瘡。舍去声

此詳溫瘡之義也。溫瘡得之冬中於風。其寒氣藏於骨

髓之中。正以腎主骨也。至春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
遇大暑。腦髓爍。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
汗皆出。蓋亦隨衛氣而出耳。此病始時何所含藏。實藏
之於腎也。正以腎主癸。冬時藏邪。由風府下行於伏
督之脉。故曰腎藏之也。又復上行出於缺盆之中。則從
內而出之外矣。如是者。始而陰出之陽。則陰虛而陽盛。

陽盛則熱矣。既而陽氣逆極，則氣復反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病名曰溫瘡也。由此觀之，則溫瘡之所含者腎耳。若夫寒瘡之所含藏，已見於第一節中矣。

帝曰：癰瘡何如？岐伯曰：瘡瘍者，肺素有熱氣，盛於身，厥逆上衝，中氣實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發。發則陽氣盛，陽氣盛而不衰，則病矣。其氣不及於陰，故但熱而不寒，氣內藏于心，而外舍於分肉之間，令人消爍肌肉。故命曰：瘡瘍。帝曰：善。

此詳言瘡瘍之義也。肺經素有熱氣，盛於其身，以致氣

逆上衝，其中氣頗實，而不能外泄。因有所用力之時，腠理乃開，遂使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熱病乃發。發則陽氣盛，陽氣盛而不衰，病之所以大熱也。與內陰分之氣甚不相及，故止熱而不寒。此熱氣者，內藏於心肺，而外舍於分肉。令人消爍肌肉，病命曰癰瘡。由此觀之，則癰瘡之所舍者，肺與心耳。

刺瘡篇第三十六

足太陽之瘡，令人腰痛，頭重，寒從背起，先寒後熱，熇熇喝喝然，熱止，汗出，難已。刺郊中出血。

此言膀胱經之瘡證，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太陽之脈，從

顚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臂內俠脊抵腰中其支別者從體內左右別下貫筋過髀樞故令腰痛頭重寒從背起也其先寒者固以熱極生寒而後寒者亦以寒極則熱但先寒之寒則內熱之極耳熇熇者甚熱狀也渴者亦熱盛也張仲景以暑証爲渴而此云渴然者其熱似暑證之甚也渴生本爲真氣虛熱止則爲真氣復今氣復而汗反出是乃邪氣盛而真氣不勝故此瘧難已當刺邪中以出其血郄中者卽委中穴係本經非別經也刺中央約紋中動脉刺五灸三壯王註又以爲金門者未的

足少陽之瘧令人身體解㑊寒不甚熱不甚惡見人見人

心惕惕然熱多汗出甚刺足少陽

解懈同
惡失声

此言膽瘡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少陽之瘡令人身體解。解者卽謂之曰寒。則寒不見甚。謂之曰熱。則熱不見甚是也。王註釋解稱
之實本此唯惡見人。如見人則此心惕惕然而恐懼也。蓋膽本芻木。木邪盛則胃受之。胃熱盛則惡人。但胃氣虛見人則有恐懼意耳。陽明脉解。謂陽明盛則喘而惋。惋則惡人者是也。及其後也。熱多汗出甚。正以熱盛則熱多。而中風則汗出當刺足少陽本經之穴耳。王註以爲腋脅之在足小指次指腋骨間木節前膕中軸三脉竇三呼參三壯足陽明之瘡令人先寒洒淅。洒淅寒甚。久乃熱。熱去汗出。

見日月光火氣乃快然刺足陽明跗上。

此言胃瘡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足陽明之瘡。令人先寒酒浙。其寒最甚。久乃寒變爲熱。蓋以熱盛則外先寒而久寒久。則始變而爲熱。至於熱去。則汗出亦邪氣勝而真氣不勝故也。喜見日月光。又欲見火氣。乃快然陽明脉解。篇謂陽明之脉病。惡人與火。蓋陽明本多氣多血。熱邪盛則惡人與火。而今反喜之者。以胃氣之虛故也。當刺足陽明跗上之衝陽穴耳。足跗上五寸去陷谷三十刺三分留十呼

足太陰之瘡。令人不樂。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熱。汗出。病至

則善嘔嘔已乃衰卽取之

樂音洛
好去声

此言脾瘧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太陰之脉支別者復從胃上鬲注心中故心之志爲喜今子旣受病毋必憂之乃不樂惟不然故好太息也。脾主化穀邪氣薄之故不嗜食。脾之外爲三陽經。脾之內爲三陰經。正陰陽出入之界故多寒亦多熱也。脾牀入腹猶脾絡胃上鬲伎咽故病氣來至則嘔嘔已病乃衰也。俟其衰後卽取本經之穴以刺之耳。王註以爲公孫主之在足大指本節後一寸刺四分留七乎灸三壯

足少陰之瘧令人嘔吐甚多寒熱多寒少欲閉戶牖而處其病難已

此言腎瘡之證也。足少陰之脉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
故嘔吐皆甚。其寒熱不時。故皆多。但就中論之。腎為陰
藏陰氣生寒。今陰氣不足。故熱多寒少。胃脉欲獨閉戶

牖而覆。今土刑其木。胃病反見於腎瘡也。其病難已。正

以土刑其水也。按甲乙經云。其病難已。取之本經之穴

耳按用乙絳以爲太絡大鍼主之。太絡足少陽後跟骨上動脈陷中刺三分。督七呼灸三壯。大鍼足跟後踵

中大骨上內筋。謂之三壯。

足厥陰之瘡。今人腰痛。少腹滿。小便不利。如瘻狀。非瘻也。

數便意恐懼。氣不足。腹中悒悒。刺足厥陰。瘻音降敷音
前把青色

此言肝瘡之證。而有治之之法也。足厥陰脉循股陰。入

龜中環陰器抵小腹故令人腰痛少腹滿小便不利而爲癃也然非真癃也數欲小便之意耳腎之志爲恐故恐懼者腎氣不足且腰中悒悒然而不暢也當刺足厥

陰之穴耳

王註以馬太野主之足大指本筋後二十動

李東垣治足六經瘧方足太陽用羌活加生地黃芍

胡加桂湯足陽明桂枝二白虎黃芩芍藥加桂湯足少

陽小柴胡湯足太陰小建中湯吳茱萸功散足少陰小柴胡

半夏湯足厥陰四物玄胡苦棟附子湯雖不必盡中病

情始絳比

以俟採祥

肺瘻者今人寒甚熱間善驚如有所見者刺手陰陽明間去聲

上文言足之六經已盡矣而此下五節又以肺心肝脾

腎言之。其肝脾腎已爲上文足三陰之瘡。而後又重言其詳耳。此節言肺瘡之證。而有治之之法也。肺瘡令人心寒者。邪盛乘所不勝也。寒甚則熱。熱間善驚。如有所見者。心氣不足。肺邪有餘所致也。當刺手太陰肺經。與乎陽明大腸經耳。王註以肺經之列缺。大腸經之合谷。指肺骨間陷凹處。三穴合用。在手太陽次指。肺三叶。呼五吸矣。三井合谷。在手太陽次指。肺三叶。呼五吸矣。三井。

心瘡者。令人煩心甚。欲得清水。久寒多。不甚熱。刺手少陰。此言心瘡之證。而有治之之法也。煩心者。心熱則煩且甚。故欲得水以救之。惟其熱甚。則反寒多。蓋熱極生寒也。寒既久。則火少衰。所以不甚熱也。當刺手少陰心經。

之穴耳

王註以爲神門北之掌後腕骨
端陷中或三分當七寸左右一壯

肝瘧者今人色蒼蒼然太息其狀若死者刺足厥陰見血

此又言肝瘧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上文言足厥陰之

瘧今人腰痛少腹滿小便不利如癰狀恐懼氣不足腹

中悒悒然不止此在經而不在藏也肝色蒼蒼然者色

不明潤也太息者病氣不舒也其狀若死者厥陰爲陰

之盡而邪氣入深身不能動也當刺足厥陰肝經之穴

以出血耳

王註以爲中封主之足內踝前一寸筋裏宛中附足取指中神足乃得之鍼四分審七

呼灸

脾瘧者今人寒腹中痛熱則腸中鳴鳴已汗出刺足太陰

三壯

此又言脾瘡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上文言足太陰之
瘡。今人不樂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熱汗出病生則善嘔
嘔已乃衰然在經而不藏也。脾脉上股内前廉入腹
屬脾絡胃。上鬲故咽。故今人腹中痛熱則腸中鳴水與
火相擊而成聲也。嗚已汗出熱久邪散也。當刺足太陰
脾經之穴耳。王註以爲育丘主之

腎瘡者。今人洒洒然腰脊痛宛轉大便難。目睭睭然手足
寒刺足太陽少陰。

此又言腎瘡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上文言足少陰之
瘡。今人嘔吐甚多寒熱多寒少欲閉戶牖而處其病。

難已。然在經而不在藏也。腰者腎之府。今腎有熱則令人洒洒然腰脊痛也。宛轉則難於轉身也。大便難以腎主二便。而腎氣不足故大便難也。口喎喎然水虧則火盛。故目不明也。

當刺足太陽膀胱經。刺足少陰腎經之

穴耳。

王註以膀胱經之委中。

腎經之大連

王註之接此事

難知其李東垣治五藏據方肺癆用黃芩加芍藥

湯心癆用桂枝黃芩湯肝癆用四逆湯通牀四逆湯脾

癆用小建中湯芍藥甘草湯腎癆用桂枝加當歸芍藥

湯胃癆用理中湯丸散木香

盡中病情姑偪此以候深淺

胃瘡者令人且病也。善饑而不能食。食而支滿。腹大。刺足陽明太陰橫脉出血。

此言胃瘡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上文言足陽明之瘡

令人先寒酒浙酒浙寒甚久乃熱熱去汗出喜見日月

光火氣乃快然然在經而不在府也。六府止又以胃瘧重言者。蓋胃爲六府之長也。且將也。將病之時善饑而

不能食。縱有所食而支滿腹大以胃熱。肝脾虛當利足

陽明胃經。足太陰脾經之橫脉止血耳。

工計以胃經之
胃脈附諸三里

主之。以橫脉出血為脾經。謂足太陰之脉。則太陰之經脉也。厲矣。足太陰次指端去目甲如韭葉。刺一
分晝一寸。於一轉。無輸而陽後。目下陷中。刺五分。晝
三外矣。三壯。三里在膝下二寸。筋骨外廉所筋間。刺三
分晝三寸。

瘧發身方熱。刺跗上動脈開其空。出其血。之寒。
此言瘧發將欲熱者。當有刺之之法也。凡瘧發身方熱。

則刺跗上之動脈當是衝陽穴也。蓋足陽明胃經者乃五藏六府之長也。故取其穴以刺之。足跗上五指動脈
三指按針灸聚英節衝陽穴下取刺禁不論大
刺足跗上大脉血出不止死則衝陽無氣也則開其空以出其血。其瘡立可寒矣。

瘡方欲寒刺手陽明太陰足陽明太陰

此言瘡發將欲寒者當有刺之之法也。凡瘡發身方欲寒雖未發熱而熱盛將寒也。肺爲氣之主而胃爲六府之先。脾爲五藏之主。腸胃爲海。當刺此四經。開其空以出其血。則可以無寒矣。王能以爲四經之卦榮上之

瘡脉滿大急刺背俞用中鍼傍五胠俞各一適肥瘦出其

血也 脘上
刺反

此言瘡脉滿大急者當有刺之之法也。瘡脉滿大急當刺督俞曰大杼穴者督後第一推不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鍼三分灸七呼灸七壯又用中鍼刺傍五肚俞曰諒語穴者左右各一噫謂去中行開三寸自附脊戶齊前神堂至噴嘻爲第五故曰五肚俞去脊中左右各開三寸正坐取之以下重按病人言喷嘻應乎鍼氣小弱者深刺多出其血瘦者淺刺三等寫五吸各二十七壯肥者深刺少出其血此乃刺法之要也

瘡脉小實急灸脰少陰刺指井

此言脉有小實急者而有刺之之法也。瘡脉小實急者當灸足少陰腎經之脰曰復溜穴又刺足太陽膀胱經

卽足小指之井穴至陰蓋足少陰之井在足心名湧泉
穴故不曰指。今日指升則是足太陽膀胱之井穴與腎

爲表裏故刺之耳。

後湍足內踝上二寸筋骨陷中或三

去爪甲如韭葉鍼一

分留三呼灸三壯

瘡脉滿大急刺背俞用五胠俞背俞各一適行於血也。
此重言瘡脉滿大急者之刺法也。背俞卽大杼五胠俞
卽噫嘻。適行至於血者。卽適肥瘦出其血也。

瘡脉緩大虛便宜用藥不宜用鍼。

此言瘡脉緩大虛者當用藥而不用鍼也。蓋瘡脉緩大
與前滿大急小實急者異矣而又兼虛則便宜用藥以

調理之不宜輕用鍼以出血也。若出血則益虛矣。

凡治瘧先發知食頃乃可以治過之則失時也。

此言治瘧貴在未發之前其時候止如食頃即可治之也。前篇曰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渾渾之脉無刺漉漉之汗爲其氣逆未可治也。又曰自其盛時必踴因其衰也事必大昌。又曰瘧之未發也陽未并陰陰未并陽因而調之真氣得安邪氣乃亡故王不能治其已發爲其氣逆也皆言當治之於未發之先而不可治之於已發之後耳。此則言治之於未發之先者其時候止如一食之頃或用鍼或用藥即可以治之矣。若過此食頃而至

子已發則失時不可爲矣

諸瘡而脉不見刺十指間出血去必已先視身之赤如小豆者盡取之

此言諸瘡之脉不見者當有刺之之法也諸瘡而脉不見邪感故脉沉當刺手足十指間井穴出血血去則瘡可已又必先視其身之赤如小豆者盡取之以出血也十二瘡者其發各不同時察其病形以知其何脉之病也先其發時如食頃而刺之一刺則衰二刺則知三刺則已不已刺舌下兩肺出血不已刺郄中盛經出血又刺項已下俠脊者必已舌下兩脉者廉泉也

此言刺十二經之癥者。當曲盡刺之之法也。十二經之瘡。其發各不同時。察其病形。以知其何經脉氣之病先。

其發時如食頃而刺之。一刺則勢衰。二刺則知其甚衰。三刺則病已矣。如不已。當刺舌下兩脉出血。乃任脈經。

之廉泉穴也。如不已。當刺足太陽膀胱經之委中盛經。以出血。又兼刺項已下俠脊者必已俠脊者。則大杼風

門穴也。

廉泉領下結喉七寸半中央。胸中火熱又動深中城五分留七呼。灸一呼一吸。後刺一寸半。旁刺一寸半。相去脊中各一寸半。

灸三壯。大杼項後刺一寸半。旁刺一寸半。相去脊中各一寸半。

候三分。留七呼。灸三壯。風門桂心熱用二椎下兩旁去脊各一寸半。鍼三分。

灸七呼。灸五壯。

刺瘡者必先問其病之所先發者先刺之。先頭痛及重者。

先刺頭上及兩額內眉間出血。先項背痛者先刺之。先腰脊痛者先刺脊中出血。先手臂痛者先刺手少陰陽明十指間先足胫痠痛者先刺足陽明十指間出血。

此言凡刺瘡者必先問其病之所先發者以先刺之也。瘡發時先頭痛及重者先刺頭上上星百會穴及兩額之懸顴穴兩眉間之攢竹穴以出其血。先項背痛者先刺其項之風池風府穴背之大杼神道穴以出其血。先腰脊痛者先刺委中出血。先手臂痛者先刺手少陰心經手陽明大腸經及十指俱出其血皆井穴也。先足胫痠痛者先刺足陽明胃經及足十指間之井穴以出其

血。

風瘡瘍發則汗出惡風刺三陽經背俞之血者。

此言刺風瘡之法也。風瘡之發則汗出惡風當刺足三

陽經背俞之血者即足太陽膀胱俞足陽明胃俞足少

陽膽俞是也。

膀胱俞十九推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鍼三分留六呼灸三壯胃俞十二推下

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膽俞十推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鍼三分留七呼灸五壯

筋痠痛甚按之不可名曰附髓病以鎌鍼鍼絕骨出血立

此言刺筋痠痛甚之法也筋痠痛甚不可按者按之益

已後刺洪洋反
筋痠痛甚

病也。名曰附髓。有病當以費樞九鍼論中第一鍼曰鍼
鍼者。鍼其足少陽膽經之絕骨穴。以出其血。則病自己
矣。

足外踝上三十步脉中。
鍼二分。循七呼灸三壯。

身體小痛刺至陰

此言刺身體小痛之法也。身體小痛則邪感太陽經而
其邪未深。當刺足太陽膀胱經之井穴至陰也。

足小指外側去

爪甲如韭葉鍼一
分。循五呼灸三壯。

諸陰之井無出血。間日一刺。

此承上文而言。刺諸陰經井穴之法也。上文言太陽至
陰之穴乃井穴也。凡刺手足六陰經之井穴。慎無出血。

當間日以一刺之則其邪氣自泄不必至於出血也

瘡不渴間日而作刺足太陽渴而間日作刺足少陽

此言瘡有間日而作者卽其渴不渴而當分經以刺之也瘡有間日而作但不渴者熱未甚也當刺足太陽膀胱經之穴亦有間日而作而後渴者熱之甚也當刺足少陽膽經之穴蓋邪有淺深斯有渴不渴之分也故刺之者有三陽一陽之異如此

溫瘡汗不出爲五十九刺

此言刺溫瘡而汗不出者當另有刺之之法也五十九刺見刺熱篇第三十二靈樞熱病第二十三四卷終